

老
有所乐

上网追溯逝去的岁月

□ 朱正安

不久前，我在本版发表过题为《旧证书的药用功能》一文，其实除了通过翻弄旧证书寻找慰藉之外，这几年我还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上网追溯逝去的岁月。

退休前老拙在西北电力系统工作，单位有个“离退休办”，原来就有个内部通信渠道，近年又辟了个离退休职工微信群，因此老同事倒是基本未断音信，常有联系的。我工余还喜欢写点文学作品，因此在西北还有个文学界的朋友圈，可是文联、作协本来就是松散性机构，平时往来就不多，有啥活动才能会上一面，退休之后的深居简出，有的各奔东西，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“失联”了。

实话实说，同事是为谋生走到一起的一群人，尽管好多年在一起摸爬滚打，朝夕相处，但基本上只是工作中的交流和生活中的互助；文友则不同，是共同的爱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，相互交流的基础是思想观念，是志同道合，因此就更“说得来”，更能“聊得到一起”。退休回沪之后虽然也在本地结识了一些文友，然而毕竟时间不长，交往不深，便有点话不投机，也就越来越思念起昔日的文友，真个是“欲取鸣琴弹，恨无知音赏。感此怀故人，中宵劳梦想”（孟浩然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）！

是百度帮我走出了这种孤寂和无奈。因写作需要，我很快就学会了上网搜索，写作中偶遇疑问，如核实某诗某文，寻找某地历史沿革等等，百度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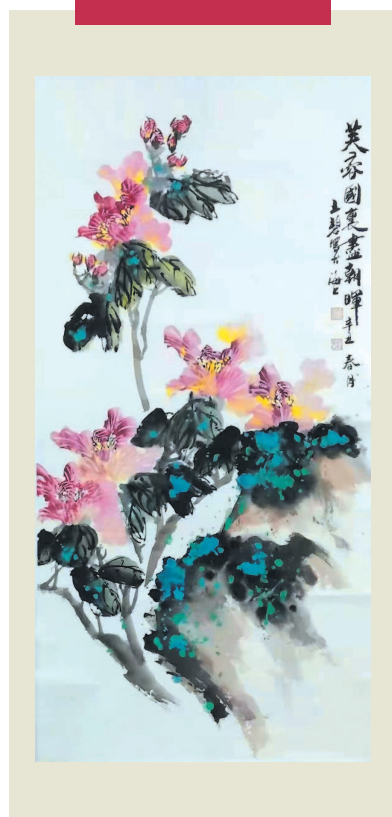
下，问题就解决了，比查阅书籍方便。有次撰写一篇怀念哈宽贵的文章（哈宽贵原在《萌芽》工作，后“支宁”任《宁夏文艺》主编），却无法确定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成名作是《在民主广场上》还是《在民主广场》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不知怎的灵光一闪，突然想到了百度，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由哈宽贵我想到原本走得最近的几位文友，便一一搜索，哈哈，不得了，连过去一无所知的老底都翻出来了，而且还能跟踪到他们现在在哪里，都干了些什么。从此，我便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百无聊赖时，便下意识地在脑海中搜索出一位文友姓名，再到百度上去与他“私会”一番。好就好在搞文学的人大多出过书至少发表过作品，网上多多少少留有他们的蛛丝马迹，于是这些久违了的故旧也就一个个出现在我眼前，心里竟充实了许多。

我的这些文学界朋友中，有资深老作家老编辑，也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日中天的几位作家，更多的是当时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。打开网络，逐一搜索，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像电影一样掠过眼帘，令我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搜着看着，那几位老编辑为我的作品呕心沥血出谋划策的每一个细节，如一股暖流滋润心田，令我热泪盈眶；搜着看着，就想起了我们这些当年的“文学愤青”为了一个作品、一个观点甚而一个情节争得面红耳赤、声嘶力竭甚而拂袖而去的情景，心里那个悔呀，恨不能立即前去负荆请罪；酒桌上猜拳行令相互飙酒出尽洋相的场面也经常登场，边忆边想，总觉得

自己那时太年轻好斗，忽而又忍俊不禁……

回忆往往是快乐的，因为岁月已把它们进行了过滤，撇去的是不快，留下来的多为人感到欣慰、回味无穷的记忆，也就给我的晚年生活平添了许多欢乐，所以也就乐此不疲了。而且除了欢乐，也有激励，我发现好几位文学界故旧甚至年届耄耋的老作家还在辛勤耕耘，他们老骥伏枥、壮心不已的精神，更加激励着我笔耕不辍的信心。

前不久有一位很久没有联络的故旧突然打来电话，向我索要我新出版的一部小说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出新书了？他答道：百度。你这几年登在上海报纸上的散文我也看到了，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啊，哈哈……可见，上网追溯以往的还不止我一个，人老了，都一样，难怪李煜说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而且我还发现，离别时间愈长，怀恋之情愈切！



芙蓉国里尽朝晖

王碧作

里，农田里不时传来青蛙“呱呱”的叫声，偶尔还会有几声犬吠。早上天刚蒙蒙亮，公鸡报晓声此起彼伏，夹杂着低沉的牛叫声。堂哥呼唤我们小孩起床，带着我们背着小篓筐，穿过一片树林、翻过一座小山丘，去割草、挖野菜、捡拾枯落的树枝树叶。满耳的鸟语蝉鸣，新鲜的空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有了互联网，智能手机高度普及，却彻底改变了人们沟通的方式，亲戚之间相互往来走动少了，面对面的沟通也少了。

由此，我十分怀念小辰光跟着大人走亲戚的温馨场景，也希望能重拾亲戚相互走动的做法，让亲情更加浓厚，其乐融融。

□ 金洪远

因为多年前在报上写过一篇《三种生活》的小文，有不少朋友对我说，依选个初中老三届的“三种生活”蛮有味道哩。说句大实话，虽说当年幸运跨进了厂门，但心中向往的“三种生活”是可望不可即。忙工作忙生活忙养家糊口，像只没头的苍蝇一般忙忙碌碌。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如何打理？通过这几年的重新定位，我很快进入了角色，心态和身体也比退休前好多了。

第一种是健身生活。每天早晨，我坚持到家对面的鲁迅公园散步，晚饭后，和邻居结伴到附近大学操场快走。几年下来，原本的“三高”有了明显改善，而相伴多年的脂肪肝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今年体检，熟悉的B超医生看不懂了，问我用什么办法调理的，我直言相告“散步和快走”，当然也包括在细雨中散步。他怔了半天，表扬了我一句：依散步也散出名堂来了，有情调！

第二种是文化生活。对于当年在厂子上班的我，文化生活是可望不可求的“奢侈品”。现在有闲了，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，我会呼朋唤友去感受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书香气息；对专家学者开设的各类讲座，我也是乐此不疲；金山海滨、松江古城和嘉定新城还都留下我的身影。

第三种，性格使然，我最喜好幽默生活。我喜欢在熟识的朋友或同事圈子里开涮自己，结果被大伙冠以“幽默”。人有自知之明，我虽然对幽默心向往之，但于我仅仅处在自嘲的初级阶段，我所谓的“幽默”就是这么寻自个儿开心得来的！

我的新生活我做主。生活百般滋味，人生需要笑对。欣慰的是，朋友、同事和老邻居对我的评价不赖：选个一脸沧桑的朋友的晚年生活还蛮滋润！

议 367 个“废弃口罩”

□ 龚寄托

据报道，一市民在途经一地铁站时，做了一回有心人，一小时竟然捡到367个口罩。这条消息让笔者陷入深思。“口罩文化”无疑已经成为上海疫情防控的一道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景线。而热门无比的“口罩文化”在赢得短暂辉煌之后，却遭遇了新旧口罩两重天的尴尬，这边设计新颖的创意口罩热门抢手，备受青睐，那边废弃口罩随手乱扔，四处飘零。如何高度重视，妥善处理“废弃口罩”，已成为值得每个市民参与解答的事关城市管理的必答题。

在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当前，废弃口罩作为一种医疗废弃物，很可能本身携带着细菌甚至是病毒，容易带来二次污染或传播。因此废弃口罩的处置绝非是简单的个人行为，而是关乎整体公共卫生健康防护的大计。

其实，处置废弃口罩并不难，为此，市有关方面对废弃口罩处置早有明确说明，市民只要将弃用口罩投放在干垃圾容器内，作为干垃圾纳入处置系统即可。笔者在此呼吁，从眼下抓起，从我做起，及时、妥善、规范地处置废弃口罩，让小口罩不再成为申城的负面新闻。

我的
新生活
我做主忆
往昔

跟着大人走亲戚

□ 沈顺南

小辰光跟着大人去走亲戚是一桩很开心的事，每每听到父母亲要带我们小孩到亲戚家做客，会兴奋地晚上睡不着觉。

那时，我家住闸北的老式里弄，最喜欢跟大人去的亲戚家是住在徐家汇附近的娘舅家。跟母亲乘坐15路无轨电车，在宛平路站下车，步行10来分钟就到了娘舅家。见了我们外甥，娘舅十分高兴，忙不迭地拿出糖果、糕点款待。当大人聚在客堂间里相互寒暄聊天，我们就和舅舅家的小孩在院子里打三毛球、玩捉迷藏、下军棋等，还会到附近的衡山电影院看电影，到衡山公园游览，到徐家汇逛街。

大阿姨家住南京大戏院（后为上海音乐厅）毗邻的“鸿运坊”，典型的石库门房子。进入大门是天井，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，好似“七十二家房客”。大阿姨一家住东厢房，洗衣做饭都在天井里。每次大人带我们到大阿姨家做客，大姨夫都会到附近的“八仙桥”买菜肉大馄饨招待我们。有时定要留我们吃晚饭。那时候没有煤气，全靠一只

煤球炉费时费力烧出满桌荤素搭配的家常菜肴，大阿姨乐此不疲。在那物资短缺的年代，这些菜肴对于我们小孩来讲吸引力很大，因为事先家里大人关照过，走亲戚要懂礼貌，讲礼仪，否则以后就不带我们。所以到了亲戚家里一举一动都十分当心，用餐时也很注意吃相，自己不会主动去夹菜。

大阿姨家离“大世界”游乐场很近，大姨夫会给表哥两块钱，让他带着我们到“大世界”游玩，照哈哈镜，看杂技表演、滑稽戏、电影等。

到大伯家走亲戚，对我们小孩来说可谓长途旅行。大伯住在无锡洛社农村老家。早上在老北站乘坐绿皮火车，两个多小时到无锡站后，再坐长途汽车到洛社镇，步行半个小时左右才到后沈巷大伯的家。

大伯家屋后是一条大运河的支流，时有船只来往。屋前是开阔的打谷场，远处隐约可见云雾缭绕的锡山和惠山。到了大伯家，大人会带着我们小孩挨个拜访乡里乡亲。在大伯家用餐，蔬菜都是从菜园里摘来的，十分新鲜，鸡是自家饲养的，鱼是河塘里抓的。特别是用柴火灶烧出来的米饭，香喷喷的，让人食欲大增。晚上睡在大伯家